

禮拜二

選擇

雞阿二又拖其油瓶而來茂才之太子本係絳紵一流不能曲意以媚其親以及其婦而茂才隴於床第之言厭惡其子近因家廷瑣事嫌母子嬉互不相諒茂才祖其利婦以擊其媳婦諸姊妹人擁入茂才家圍而擊茂才茂才以事由子媳而起控告于元及賴傅之母亦將茂才痛極不以其事歷訴於李明府之前明府深悉其隱不忍過傷面畧告以身修家齊之道俾使閉門思過靜息茂才不知自返復上控於府署謂其婦為顧李氏旋奉府尊批示詢以所稱顧李氏是否即杜楊阿二陳謝氏之別網茂才不能答府尊因飭承審官一再勸諭開導其子須盡孝之義有罪引應勿失禮於其親等因現聞茂才意向未甘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從古未有自身不正而能齊其家者觀丁茂才之事而益信

神醫易喪 喪與其舅也甯戚孔子言之矣玉人道士乾原籍紹興久居蘇州本年三月間因病去世其子擇本月間開甲而念房屋淹積借用王廟餘屋盛設宴儀查該廟本眾玉人聚市之所趨平日出入其間素相稔熟故其子破格而用之以爲取享不汝戒存也喪事畢其子忽夢其父交臂切實謂陽世但知勢利每遇父母之喪往往往無哀痛惻怛之實求工十幾文體面而之間不知冥冥中已遭厄運凡有不應爲而可爲者必受罰子本一生慈人兩今貿然借用周王廟陳設喪事大干神明之怒致被周王神筆下達至本地神春申君處照例春申君顯見趙柳頭號門旁不知所何事其子問之始恍然于前夢之非虛一時間妖孽無憑不介於法匪其族人復與某巫遇焉某日路過春申君廟見趙柳頭號門旁不知所何事其子問之始恍然于前夢之非虛一時間妖孽無憑不介於法匪其族人復與某巫遇焉初無二理方氏傳所知如加突遇中生鄰人驚伯有之類其事甚多豈嘗聞人言人死之後殮裝服色烏不可稍有偕起如有偕起以邪反斜衣死者身近于此親之超子所得之夢當可信然而今世間遇有喪事往往不顧名分不問是非奢侈踰禮借用一切儀仗者猶自以為愛其親不知適以重親之罪土地廟中蓋疊疊然然載道哀鳴

發引誌盛 ○前辦院南牙辦總局孫樹人觀察靈樞定於本月十八日扶回原籍已詳報章茲悉是日靈輿自江口公館發引前導執旗命駕駕駕熱常川紳就轎以送者衣冠楚楚隨轎立成行孝子賢孫則用功布牽圍哭泣盡禮柩車大紅呢以三十二人肩隨後隨乘出長街迤邐至湖南會館碼頭下轎諸省屬亦隨之登舟於二十日清晨解纜江中預泊大官輪一艘至是刻暫遲速以自裁帶去

暑月酬神 ○蕪湖每屆舉行城隍會通街銀匠及首飾店例得演戲酬神本屆集資未齊改至十九日始行開演魚龍鳥衍袍粉鮮明而觀者於烈日撐傘之際揮汗如雨猶覺樂業此不疲也可異也

船艙利涉 ○鈔加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全省鹽法分守武昌道補用道羅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武漢江面遼闊往來人衆每遇風狂浪湧小舢易致失事經武前道創設官渡深資利濟合屋年歲腐爛船隻向分兩次上坡鋪施流注資濟暇復伏天脩驗者油能入木堪資堅固其在所有此三個月內往來之人另雇大擺江一只紅艚二只藉以緩渡其工食由本道按月撥給過江之人仍照官渡向章每人給錢二文不准另行索取惟擺江雖大究不及官渡穩當如遇大雨不論軍民人等份許毋強渡以昭慎重除發給禁渡大旗札飭該管委員隨時遵照辦理外合行出示曉諭仰各紳士商民人等一體遵辦毋違特示

鶴樓招韻 ○三楚鄉農之來自東郊者據云五月初六以後已閱十日不雨苔蘚棉花各早苗幾致焦枯幸十七八九等日大雨時行二十一日霽霖日四鄉地一律澤足陸轉歡象爲有秋且江水亦已退落四寸餘如能旬餘日喜增不減亦可不礙秋成蓋鄂中食新似較他省約早一月尤奇者西鄉田稻一大雨省垣所下甚微且恒在夜間故農民不難不種禾水出而告急且其能飽助睡云五月十五日夜雨即如白日照返照能成七色與虹無異諸君何少見多怪乎衆聞其言恍然而散○鄂垣長街但姓木作向承各署官差近因某署欲搭蓋涼篷

... (Main body of the newspaper containing multiple columns of news, reports, and official notices) ...

十四夫○包探王阿二娘前有賊學博之妻猶
差折見穿裙作賊門差巡捕見雲時疑是日下

王禕赴昌取衣物當由原台陳學博以朱松
時見有婦人與王攀談不知何事旋據姜炳

田誘王洋錫由朱森與王爾賓有同押犯人
供犯事在押是日見朱森人與王說然相聞



拍賣紅三元彩人鎗藍柳從市洋漂八磅松鼠細斜紋
磅老八十頭十四磅雲柳粗布紅金星百三元七角
紅二美人頭四磅雲柳粗布紅金星百三元七角
市澤布等貨特此佈聞

啓者今有英格理醫士到滬凡有
眼目昏花鼻塞諸症或腦昏耳鳴或雙
並眼腦疾者即在市之總筋也及

善治
西門外鳳凰街
里門牌五號
召里內康祥
每鐘租洋
內康祥

啓光線五

巧紙戲
百老匯路英水手公館門三
紙大方觀覽每日上午十點起至
舊每客洋五角小兒半減另有製造
東洋奇紙師下出

○衛生丸爲養生聖藥但藥品貴重係
射利則同一藥而功效懸殊本號俱係
上等參茸不惜工本實效男子服之能大
廣東

洋房內開張以供
此上點鐘止隨便枉
巧之物價目別議
田全啓

求用月心

大彩一千六百四十六號一萬
接宋電知英七月票頭彩三
萬八千九百一十七號二彩四
萬零三百一十二號一彩一萬
一千二百四十四號二彩一萬

獨恩賜名
蘇城張兩康
九拜啟

效獲拜唐